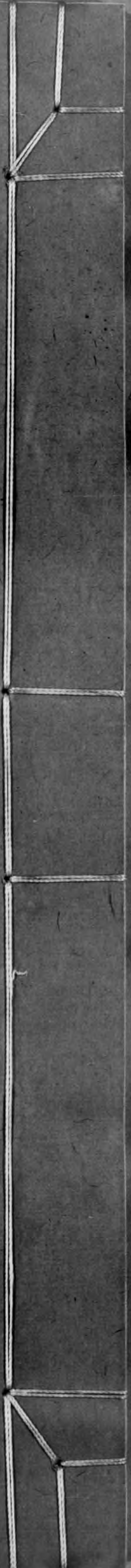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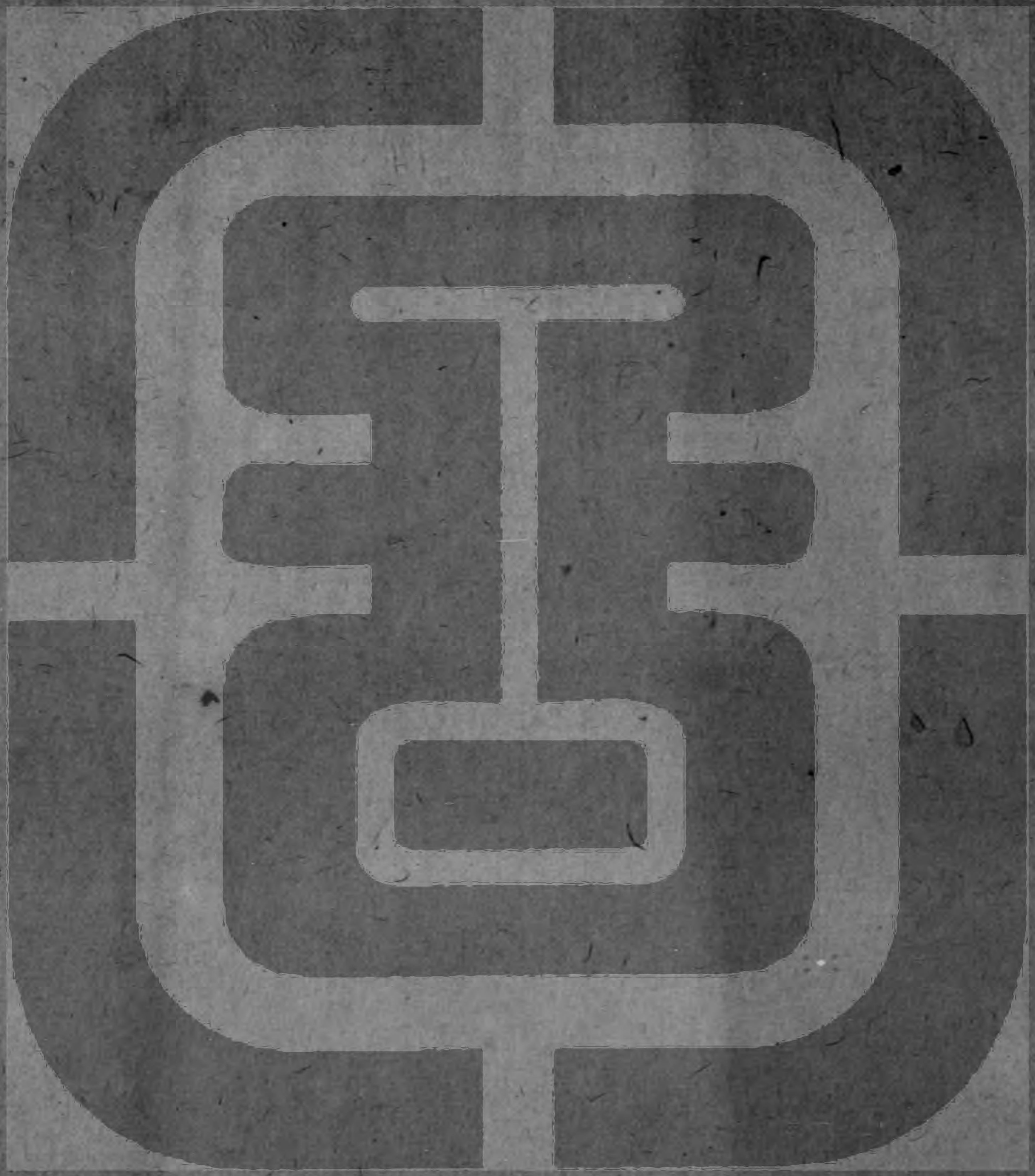


水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
洛事北向孔子搢纁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孝經
援神

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
玉

搜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
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入字直百金

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
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楊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留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張伯松不好楊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古文苑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

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瞻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
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
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
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

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
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
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
樂觀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
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
賾勿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爲傅子內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
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
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
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撫傳著春秋
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

時華陽國志○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
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珍於是
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
命分路揚鑣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
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
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
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
也時益重之葆允錄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
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
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
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

益

魚豢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

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

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
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

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
泉源如一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
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
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
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
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
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
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
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
以山水遊晏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

後飲謔旣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旣贍且
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李百藥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旣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
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
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
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

未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陸以一束青
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適
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
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隋書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
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北里志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窺點時人謂之腹藁

全子棲每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徵文玉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义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

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画鶴記西番寫
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姊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
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扞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
郢取弄之有頃頓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

占使書不窳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

此 語林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桓譚新論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柎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

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

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

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卽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
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
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
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
屬文爲時所稱

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
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
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竒之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笑藻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

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

二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
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外獨絕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

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
得父膏腴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
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
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
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竒手持口
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
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
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

繼

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
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
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徹
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
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
夸耀

高僧傳

皎然字清畫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五代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說苑

○以下耽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白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
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
股裏夜還拆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
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
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
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
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
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拾遺記

楊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
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
今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
於今矣 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
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
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
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

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

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

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

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

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 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表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
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
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

王隱云日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
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

修短懸於天乎

高士傳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
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真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三二年滿數

十篋

齊春秋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宋人詩讀書祇爲聲名計只恐廬山也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孝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鬼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惰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

人爲刻之

梁溪漫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

廢

以下敏捷

王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勳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誼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
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納書揮翰如飛每盈
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歸田錄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
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
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
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
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道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
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日試之
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諷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
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
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
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廚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

墨客

揮犀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牯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蹠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

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

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从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僕囊

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異苑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煮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東皙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罌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

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楸酒而作楸字昉問此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各昉又問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檠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

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

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

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

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

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舛約檢二

書一如杳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
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
五花簾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
乃命抽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陸常侍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
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
年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主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
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
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魚尾類林 卷之三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
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
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穎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
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墓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
之朝何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亾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
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
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
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
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

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鐔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画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旣至今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天文醫藥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天聞者

大服 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語林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于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 葆光錄

雖以醉反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楊彥齡筆錄

焦氏類林卷之三

焦氏類林卷之三



